

“天鹅之城”：悬在三门峡黄河湿地上的问号

本报记者 余英茂



白天鹅在三门峡黄河湿地栖息 王永峰摄

2月2日是第13个世界湿地日。湿地具有巨大的生态功能和环境效益,它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的10月至翌年3月,成千上万只白天鹅就像约定好了似的,从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迁徙到我省最大的湿地——三门峡黄河湿地越冬,为冬日寂寥的黄河增添了一道动人的风景。

大批白天鹅的到来,吸引了无数的眼球,为三门峡赢得了“天鹅之城”的美誉,使当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与日俱增。

然而,2007年冬季至今,慕名前来观赏白天鹅的人们发现,与往年相比,三门峡黄河湿地的白天鹅明显地减少了。这种情况不免让人担忧:来到三门峡的白天鹅为什么变少了呢?“天鹅之城”的“城市名片”还能保持下去吗?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白天鹅钟爱三门峡

上个世纪60年代,“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黄河大坝建成蓄水,黄河三门峡库区形成了面积达275公里的湿地,成为我省最大的一块湿地。

湿地是动物们的乐园,三门峡市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如意介绍说,三门峡黄河湿地滩地宽阔,水草丰美,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白天鹅、灰鹤、鸬鹚、红嘴鸥等几十种珍禽来此越冬觅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白天鹅了。

白天鹅来到三门峡越冬,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每年仅有几十只,还不时被人捕杀。

随着当地对鸟类保护力度的加大,20世纪80年代,三门峡人发现,每年10月下旬开始,飞到三门峡越冬的白天鹅越来越多。最多时,白天鹅达上万只,远远望去,黄河湿地上白茫茫一片,蔚为壮观。

提起白天鹅,人们就会想起著名的交响乐《天鹅湖》。白天鹅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至情之鸟,它们大多成双结对出行,洁白如天使、优雅若精灵,婀娜多姿,深受大众喜爱。

这些白色精灵的到来,使当地人享受到了在其他城市享受不到的欢乐。每年冬季,在三门峡黄河湿地的蓝天碧水间,成群的白天鹅或悠闲踱步,或嬉戏觅食,体态优雅,叫声悦耳,天津地北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纷纷慕名前来,观赏这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情景。冬天到黄河湿地看天鹅,已成为三门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白天鹅来到三门峡一住就是5个多月,第二年三月份,天气渐渐暖和了,生性喜冷的白天鹅又离开三门峡,飞到寒冷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进行繁殖。

三门峡黄河湿地为何备受白天鹅青睐呢?高如意分析说,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40多年来,在三门峡形成了独特的库区型气候。这里的浅水和沼泽地带大量的植物根茎、草籽和鱼虾,还有沿岸农民秋收落下的大豆、花生、玉米粒等,为候鸟提供了食物来源。清澈的水面、广阔的水域和丰富的饵料,为鸟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使三门峡黄河湿地成为候鸟迁徙、越冬的天堂。

三门峡为白天鹅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年年如约而至的白天鹅,也成了外界的人们了解三门峡的一张“城市名片”。

湿地如今少见“故友”来

2005年冬季,部分白天鹅飞进紧邻三门峡市区的青龙坝库区栖息,这种情景令当地市民惊喜异常: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白天鹅,天鹅离三门峡人越来越近了!

白天鹅恋上三门峡黄河湿地,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力见证。

然而,2007年入冬之后,人们却发现,如今来到三门峡越冬的白天鹅比往年明显地减少了。

在三门峡市区西部,有两个连在一起、水面达几千亩的人工湖,多年来,有数千只白天鹅来到湖中越冬,因此,三门峡人将其称为“天鹅湖”。记者请当地出租车司机王师傅作向导,来到天鹅湖边,却发现,这个曾经留下了成群结队的白天鹅倩影的地方,眼下能见到的白天鹅寥寥无几。

三门峡湖滨区王官黄河湿地河面宽达几公里,野生植物种类繁多,乔木、灌木连成一片,是多年来白天鹅、野鸭等候鸟越冬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一。在这里,记者驻足等待了一个多小时,也只看到几十只白天鹅。王师傅告诉记者,往年来到这里越冬的白天鹅,有数百乃至上千只。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感到失望。

现在,来到三门峡的白天鹅为什么越来越少呢?经常到黄河湿地观赏白天鹅的当地鸟类爱好者张为民认为,三门峡黄河湿地沿河两岸过去是白天鹅的主要栖息越冬地,近年来,河岸边新建的渡口、道路、工厂、煤场越来越多,像陕县七里河湾,就有沿黄公路和310国道穿过河岸,人流和运煤、拉货的汽车往来不断,产生的噪声、污水、烟尘破坏了昔日的生态环境,使生性胆小怕人的白天鹅受到了惊吓,所以,这些地方就很难见到白天鹅了。

天鹅聚集的地方多是滩涂、农田或树林边缘地带。陕县桥头河段原本是大群白天鹅的越冬地,现在,这里的天鹅数量大减。三门峡林业部门观察发现,以前,这里的大片滩地上种的都是农作物,农民收获后撒落的大量作物种子,成为白天鹅的好饵料,现在滩地上则栽满了速生杨树林,不但使天鹅的饵料大量减少,密集的树林也造成了白天鹅的不安全感,迫使它另寻越冬地。

白天鹅离开以往的栖息越冬区,这种现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只有减少人类对湿地环境的破坏和对白天鹅生存空间的干扰,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天鹅城”的美誉能保持多久

每年冬季,白天鹅不断从城市上空飞过,在全世界,也找不到几个有这般景致城市,这让三门峡人很是引以为荣!

三门峡市民已与白天鹅友好相处了20多年,如今,有人却发出这样的疑问:“天鹅之城”的美誉还能保持下去吗?

在网上,当地网友纷纷发帖,表达了对最近来到三门峡黄河湿地的白天鹅数量减少的担忧,提议“尽自己的努力去关注这些动物”,“在三门峡附近做些活动”,“组织志愿者去引导游客”……

当地湿地保护专家、三门峡黄河湿地管理处副主任李树拉认为,眼下,来到三门峡的白天鹅只是略有减少,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往年白天鹅很少光顾,人迹罕至的三门峡黄河湿地其他地,栖息的白天鹅明显增多。

今年1月19日,河南省著名鸟类专家王文林教授来到三门峡黄河湿地展开了为期3天的鸟类资源调查。

在该市,王教授观测到国家重点保护鸟类35种,二级保护鸟类3种,还观测到全球性易危物种花脸鸭120余只,花脸鸭的种群数量近年来急剧下降,该物种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调查结束后,王文林教授极为感慨地说,三门峡黄河湿地拥有大批稀有鸟类资源,是真正的鸟类乐园。

2007年年末,三门峡黄河湿地湖滨区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十余只脖子上挂红环的白天鹅。经全国鸟类环保中心确认,系蒙古环志白天鹅,这是我省首次发现蒙古国环志白天鹅。近日,工作人员在三门峡黄河湿地再次观测到带有蒙古国环志的白天鹅12只。

李树拉说,近年来,来三门峡黄河湿地越冬的候鸟种类不断增加,今年还首次迎来了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的红嘴鸥,灰鹤、鸳鸯等候鸟的数量也比往年增加了许多。这一发现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将生态环境保护好,“天鹅之城”就会对白天鹅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豫晋携手呵护天鹅

来到三门峡越冬的白天鹅数量锐减,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多年来,上到三门峡市党政官员,下到普通百姓,人们付出了巨大努力,对白天鹅爱护备至。

今年1月7日,三门峡烟草专卖局的40余名职工来到黄河湿地,将带来的玉米抛撒到白天鹅经常活动的水域。在每年冬季三九严寒之时,草根等植物被冰冻的河面覆盖,白天鹅觅食困难,当地人主动将大豆、玉米等撒向黄河滩涂,帮助白天鹅安全过冬。给白天鹅喂食是三门峡保护白天鹅的措施之一,参与者有党政官员,有企业职工,也有普通市民。

为了将三门峡打造成为白天鹅的温馨家园,三门峡市从不吝资金投入。到了白天鹅越冬

季节,水利警察的摩托车、公安局的警用直升机组成了“海陆空”立体防护网络,每天都会对三门峡黄河湿地进行巡逻监控,发现异常情况随时处置,对人无法到达的白天鹅栖息地定期播撒食物,保证白天鹅不出现食物匮乏现象,保证受伤的白天鹅得到及时救治。

在三门峡黄河湿地,记者看到有许多警示标志和隔离带,警示人们不要破坏湿地生态环境。三门峡人不但给白天鹅划地盘,建监测站,还为它们“站岗放哨”。

53岁的姚建刚是三门峡陕县张湾乡桥头村农民,为了呵护白天鹅,他把家搬到黄河岸边,主动做白天鹅的义务巡护员。25年过去了,姚建刚救护过的白天鹅超过70只。像姚建刚这样,居住在黄河边的当地群众,很多都成了白天鹅的义务巡护员。

如今,保护白天鹅在三门峡已蔚然成风。三门峡民营企业家吴启民还发起成立了三门峡白鹅保护协会,已发展会员80多人,常年开展保护白天鹅的民间活动。

近年来,三门峡市民先后从黄河滩上发现了18只受伤的白天鹅,都主动送到了该市野生动物救护站,该站站长高如意自豪地说:“我们三门峡在宣传、保护白天鹅方面,可以说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三门峡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地带,一条省界,将黄河湿地分为三门峡和山西运城两地管辖。保护白天鹅,还有一个两岸联合的难题。

在三门峡市的积极推动下,2008年11月27日,三门峡、运城两市召开保护白天鹅联席会议,对保护白天鹅达成共识。两地制订了《白天鹅保护工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定每年按召开两地野生动物保护联席会议,建立密切沟通协作机制,为白天鹅在黄河湿地越冬创造良好的环境。

“近两年出现的问题,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只要我们积极应对,尊重大自然,‘天鹅之城’的‘城市名片’就能保持下去,大自然就会给我们丰厚的回报!”采访中,当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向记者表示。



三门峡市民给天鹅送食物 王永峰摄

新闻时评

时政点击

保增长也要有权力边界意识

成都、杭州等城市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被商务部领导评价为“是在特殊的条件下采取的特殊办法,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日前又传来消息,杭州市正考虑从市领导工资福利中切出10%,以消费券形式发放,此举还有可能推广到杭州市所有公务员中。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政府应当有非常作为,但并非意味着政府可以任意而为。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拉动内需的作为上也应当如此。如果说给弱势群体发放消费券在权力边界之内,那么,以消费券形式支付公务员工资福利则会带来越界之议。

获得以货币形式支付的报酬,自由支配劳动报酬,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杭州市领导自己“侵”自己的权,可视作权利的主动让渡,推及所有领导干部,也可以说是一种群体的倡议与响应,甚至可以作为领导干部队伍内部的规约,但如果要准备扩大到全体公务员,就会面临逻辑上的问题,因为普通公务员是一种普通的工薪岗位,带有命令性的工薪办法改变,可能损害其报酬权利。

权力边界意识淡漠,权力行使“过界”,这是我们深感忧虑的。因为有良好的愿望,初衷,权力“过界”了却不自知,类似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一些地方的高污染项目,在地方政府保增长的背景下得以开工;一些扰民商业网点,据说可以增加就业,被允许在居民区内扎堆。还有地方政府公开主张,“变通”执行有关劳动法条款。

我们致力于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不是权益之计,而是战略,是方向。拉动消费,确保增长,必须与建设法治政府的大目标结合起来,政府应在法治前提下作为,而不能越过法律许可的边界,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获得“法外治权”。在法治与民主政治的框架下,救市方案经过各方折冲,可以达成广泛共识。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也是制衡权力、权衡利弊的过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

拉动内需,确保增长,是各级政府当务之急。经济增长是手段,政治文明、社会进步是我们的目标,拉动消费,确保增长,应当与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并行不悖,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在救市的背景下,政府在积极作为的同时,仍然必须厘清政府职能,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这里,有必要厘清“强势政府”这个概念。危急关头,容易出现所谓强势政府,也有很多给强势政府的掌声与喝彩。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强势政府,从历史的选择和方向来看,遵循法治与民主原则,在人民监督与制衡之下,同时仍有积极作为的强势政府,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杨于泽

别对劳动者权利进行“趁火打劫”

尽管我国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已实施了一年,但对于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员工来说,带薪休假仍是“空头支票”,不要说没假休,就连假期工作应得的3倍工资,也很难拿到手。为此,不管是坊间还是网络,要求政府“强制实行带薪休假”的呼声与日俱增。不过,刘涛、鲁开根等众多广东省政协委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建议在金融风暴影响的这段时期内,广东应暂停员工的带薪休假制度。《新快报》2月12日

虽然带薪休假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空头支票”,但这并不能改变带薪休假是劳动者应有的合法权利,更不能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就“暂停”法定的权利,这一点首先要厘清。这些广东省政协委员认为,“在金融危机之下,‘饭碗’远比‘福利’要重要,员工暂时不应过分要求强制实行带薪休假”——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在“偷换概念”。

何谓“饭碗”?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下,劳动者的“饭碗”不仅是一种劳动岗位,还包括因之而衍生的劳动者薪酬、福利、劳动保护等各项职业权利。道理很简单,劳动者在社会中生存,不仅要“吃饭”,还需要各种福利和保障。所以说,劳动者“饭碗”本身就涵盖了“带薪休假”的权利,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将“饭碗”狭隘地界定为“基本生存”和“基本生活费”,剥离出“带薪休假”的劳动权利——其本质实际上是在挤压劳动者权利。全球性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于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扩大,首当其冲的便是企业。眼下,我们需要重建信心、共渡难关——但“渡难关”就要以挤压劳动者权利为代价吗?如果按照这种“思路”,不要说“带薪假”,就连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都可以大幅下降,甚至还可以“倡导”一部分劳动者主动放弃工资来为企业减负。

近期,经济效益下滑、企业成本加大,很多企业都理直气壮地以裁员作为应对举措,我对此颇不以为然。国内劳动力工资支出在企业成本中占很小的比重,远远低于“国际平均线”;而另一方面,往往是只裁底层员工。试想,几十个普通员工的工资加起来还比不上一个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这样的裁员能增效吗?显然不能。同理,即便是劳动者让出带薪休假的权利,对于企业应对危机的作用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以为,“饭碗比福利重要”是种危险逻辑。挤压劳动者权利应对经济危机的口子坚决不能开,不能打着应对危机的旗号,“瞄准”劳动者权利去大做文章。这个口子一旦打开,本来就处在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权利就会更加得不到保障。不但不能开,还必须要警惕一些无良的资本在经济危机中对劳动者权利进行“趁火打劫”。 陈一舟

面对敲诈为何十个局长九个栽

去年5至6月,四川多个县、市的18位正副局长,先后接到自称“杀手”的敲诈电话:“你所得罪的人请我来杀你,拿钱消灾,不然杀你全家。”短短1个多月,17位正副局长出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先后向“杀手”指定的账号汇去“救灾款”11万余元。(2月12《华西都市报》)

18位正副局长接到威胁敲诈电话,竟有17位乖乖就范,向犯罪分子汇款消灾,这事发生在21世纪当今建设法治国家的社会里,听来不仅令人震惊,更让人为其胆小怕事的猥琐行为而感到汗颜。

胆小怕事,一接到“杀手”恐怖电话,便畏葸胆战,失去了一个地方官员为官的最基本胆略和气节,这样的人为官,老百姓再怎么指望其为民主主持公道和伸张正义。这是在和平年代,要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不是逃兵也是被吓得屁滚尿流的怕死鬼。

面对威胁恐吓,为何十个局长九个栽?说白了,就是一些太平官,树叶子掉下都怕砸头,一遇风吹草动,只顾保全自身,什么人间是与非,什么正义公道,什么要敢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统统的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面对威胁恐吓,为何十个局长九个栽?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地方的治安不尽如人意,你想啊,一个局长面对敲诈,都连连装熊,那个地方的恶势力犯罪还能不嚣张吗?老百姓还能指望这些官员来为他们伸张正义。

面对威胁恐吓,为何十个局长九个栽?胆小怕事是其问题的表面,深层次的是官员的法治观念淡漠。官员花钱消灾,是做人道德的低下和法理的沦丧,一个侵害到自身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不敢站出来依法维护,还怎么指望为百姓守护法。

面对威胁恐吓,为何十个局长九个栽?它揭示了要建立法治的社会,提高官员的法治意识是何等的紧迫和重要。官员法治观念差,遇到违法现象就躲、绕、避,是对法治的亵渎,是对犯罪分子的屈服和怂恿。 刘浩平



漫画:政协委员体验求职

2月9日,广东政协委员、民进广东省委副主委鲁开根第一次踏入招聘会现场。虽然身为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手持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等高级“硬件”,但鲁开根求职时依然连坐冷板凳。鲁开根说:“我长期以来都在高校和机关工作,养成了一种工作生活无忧的心理,进入这样的环境,心里的确不是滋味。” 漫画/王启峰

《不差钱》的价值因精英反对而凸显

春晚最让人仰马翻的节目,无疑是《不差钱》。评它为春晚一等奖,实至名归。

有意思的是,大众极其喜爱的,偏偏有些精英忧心忡忡。不是觉得小沈阳的表演有些俗,就是担心他的搞笑手段就那样而且重复使用,便如当年“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一样,发出小沈阳到底能够红多久,能否取代赵本山诸多具有前瞻性的忧虑和思考?看杨禹的《魏老师,请您活在生活中》(新京报2月10日),方才知道一向支持新兴事物的魏明伦兄也在向《不差钱》发出了质疑。而且,杨禹的文章说得很清楚,这种质疑不过是新一轮的重复与轮回。

《不差钱》的价值与意义,便在这里,因有了反对,特别是精英的反对,方才格外凸现出来了。

在我看来,《不差钱》一个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一统天下具有不可动摇权威性的央视,放下了春晚一贯贯着的架子,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包容了《不差钱》和小沈阳、丫蛋儿这样来自草根的艺术与演员;当然,其实也是和美昆、黄宏等演员演出的政治歌颂题材小品的一种平衡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对于昂昂乎如庙堂之器哉的央视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突破。这种突破,不仅让小沈阳这样的俗演员和二人转这样的俗艺术,可以堂而皇之登台入室,有了一席之地,具有俗对雅的冒犯与融合。

传统权威主流的艺术,从来具有引导作用,这样的作用其一便是对俗艺术的规避与规范,如果俗的前面再加一个字:低或粗,便更成为这种规避与规范的肉中刺、刀下鬼。特别是本来就属于俗的小品,更容易形成一种模式,便是如美昆黄宏式的,也便使得才华横溢的赵本山的俗小品的路子越走越窄,以致最后瘦驴拉硬屎,痛苦不堪,让全国人民心痒得慌。这次的《不差钱》是对以往赵式小品的突破,它不再主题先行,不再山丹搭配,不再仅凭忽悠,而是以全新的组合和全新的形式,演绎全新的内容,创造出具有自身特点的欢笑,从中获得他们与我们亿万观众共同的快感。这种欢笑与快感,是冒犯式的也是平衡下的欢笑与快感,冒犯的一些传统的权威与精英,平衡的结果是让春晚达到高潮,全国人民尽情开怀。

《不差钱》另一点价值与意义,在于它不是如《有点笨》或《黄豆黄》之类的小品一样,只是浅表层的表演当下的生活,如杨禹文章中所说的只是用一些小儿科的包袱和笑料,而是触及生活真实的一部分,展示了演员真功夫的一部分。尽管表现得匆促,而且“婉约”,只是点到为止,但草根梦想进入艺术殿堂,底层百姓梦想进入城市生活新天地,所蕴含的艰难和苦恼,以致不得不走后门套姥爷之类的关系,甚至请客送礼等时下入骨却见怪不怪的潜规则,都还是点到了生活的脉上和现实的腰眼上,让我们开怀,让我们更加看不上那些隔靴搔痒甚至穿靴戴帽来附庸风雅和追风赶潮的小品。

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赵本山这次别开蹊径又提携后人的新努力叫好和致敬呢?至于以后小沈阳会不会有新的突破,我们更不必怀疑和忧心忡忡,赵本山每年春晚的节目背后都有一个团队,有这样的后盾做支持,只要有新的节目,还愁小沈阳没有新的发挥吗? 肖复兴